



第127期·2022年4月

非賣品

阿彌陀經研讀(一) 菩薩德行

④「淨土」為諸佛之本願莊嚴及眾生之信行功德所共成，故有十方三世無量無數的他方世界與現前世界。淨土雖有無量無數，一般較為人知的有：東方藥師如來琉璃淨土，西方阿彌陀佛極樂淨土，當來下生彌勒佛兜率淨土。在祖師大德的弘傳之下，對西方阿彌陀淨土的論述，著力尤較多。不過其中亦有好多問題，是我們值得重新提出認識的。好似《阿彌陀經》一開始與會弟子們，有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，包括舍利弗、目乾連諸大弟子，還有文殊師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薩、乾陀訶提菩薩、常精進等諸大菩薩，以及無量諸天大眾，都俱會一處，聽釋迦牟尼佛開示有關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。為何

本經只列出這四位菩薩的名號？

⑤這四位菩薩的稱號，是各有所代表的。

⑥但為什麼會特別將這幾位菩薩提出來，作為代表呢？對應淨土法門的修行，又有沒有什麼特別含意？

⑦在鳩摩羅什翻譯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中是：文殊師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薩、乾陀訶提菩薩、常精進菩薩這四位；而在唐玄奘翻譯的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也是四位菩薩，但沒有乾陀訶提菩薩，而是常精進菩薩跟不休息菩薩。因此如果只看這兩個譯本對照，會以為：乾陀訶提等於不休息菩薩。其實不是。梵文本是五位菩薩：文殊師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薩、乾陀訶提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不休息菩薩。



初夏來了

在疫情稍稍見回落的日子，也趁着陽光燦爛，到近郊去走走看看。

如果香港沒有瘟疫，則這些日子正好是看花的日子。天氣回暖，春花正開，看那一樹紅艷艷的紅棉，真教人想到——初夏了，繁花盛放的日子來了。

如果我們都本着這份心情，則看大地上這場瘟疫，也許會消却幾分猙獰。就讓我們乘着這份好心情面對生活，讓烏雲早日散去，讓蓋天白雲再現眼前。

常言道：「壞事變好事！」瘟疫過後，人們經過一、兩年的磨練，會變得更堅強！



息菩薩。

④我們說往生極樂世界，是要具足信、願、行三資糧。在本經裡可有提示？

⑤文殊師利法王子就是智慧的代表，「信」是要用智慧地信，而不是迷信：不是聽說去極樂世界好，我們就跟著去。我們應該用智慧去思考：為甚麼要去？我們要怎麼做？又需要具備些甚麼條件？因此學習文殊師利，有智慧的行持，這個才是正信，而不是迷信。

⑥那阿逸多菩薩又代表什麼？

⑦阿逸多，就是彌勒菩薩。他曾經發願「不食眾生肉」，就是不希望眾生受到刀傷殺害，被剝奪生命的痛苦。因此「願」，是希望眾生可以離苦得樂。求往生的第一條件，就是要先對娑婆世界生起厭離心，如果對名與利有所執著，卻說很誠心地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這是不切實際的。在娑婆世界「五濁惡世」裡面，要修福修慧，隨時皆可體會，成就會是比在極樂世界來得快。但因為我們沒有釋迦世尊的大行，在五濁惡世得成佛道並度眾生，所以要借助極樂淨土的殊勝環境修行。這樣對比才分得出一個要生厭離心，一個要生欣求心。所以對娑婆世界的苦惱生厭離，再說對極樂世界的清淨莊嚴來生欣求心，這就好似阿逸多菩薩，發願不食眾生肉，就是希望可以給予眾生離苦，得到快樂。

⑧第三位乾陀訶提（Gandha-hastin）菩薩又如何？

⑨Gandha是香、hastin是象，香象，是指有力量。香象菩薩代表「行」，包括自利與利他

有力量的行為，這分別是常精進菩薩—「自利」，跟不休息菩薩—「利他」。常精進菩薩的自利，是自己安排作息時間，以上求佛道，智慧增長。而利他的不休息菩薩就不一樣，作息時間不在自己安排之下，而是隨時為眾生拔苦，以福德增長。為眾生服務，就算再辛苦，在休息時，有眾生需要幫助，他也會責無旁貸的，去利益幫助眾生。這就是兩者的分別。普賢菩薩所騎乘的六牙白象，也是這個梵文（hastin）一象，同樣是代表著這自利、利他的大行菩薩道，所以我們都稱念大行普賢菩薩，就是這個意義。

⑩在《阿彌陀經》中所列菩薩，已明確指出往生西方淨土的必要條件「信願行」三資糧。「十念往生」，乃至「一心念佛」又如何？

⑪淨土法門，對劣根眾生說易行道的「十念往生」，其實是先以方便引其入法門，等到對法門有所行持、了解之後，再進一步地「開權顯實」，說需要「信願行」修福慧資糧。就像《法華經》裡面，對聲聞弟子說「苦集滅道」，這是權巧的方便。對上乘菩薩，則說「諸法實相」。分了這兩個層次。

⑫所以「一心念佛」的真正理解，作用就是在於：當你一心念佛的當下，就沒有了雜念妄想。沒雜念妄想，就不造惡業。不造惡業，也就不感苦果。這便解脫了煩惱，所以說念佛法門是易行道，這也是有它的道理，不需高深的哲理去分析。但「一心」，並不單指「專心」，而指止惡行善的正念相應，方可達致解脫、自在、離苦得樂。

石斑花

妙法寺園林內，有一棵石斑花。前些日子開花了，這個大盤栽上「白花點點」，也許那個「斑」字，也從這點點花兒而來。

石斑花屬薔薇科，是常見的灌木，它對土質的要求不高，亦即是所謂粗生粗長的，也許它的葉與花俱細小，不起眼，不大為人注意。但它的花蜜總是甜甜的，所以吸引到不少蜂蝶。它的花期大約在三月至五月，故又被稱為報春花。

際此疫情猖獗的日子，我們總是盼望着「報春」兩字。





今天維港

瘟疫襲港，市面一派蕭條！這景象大家都會感受到。在家作業的日子久了，也很想出外走走，一來可以活動一下四肢，二來亦對鬱結已久的心胸也得到一點舒緩。

為了一舉兩得，走出家門就在附近的海濱公園走走。可想而知，公園裡的行人徑却是人來人往，原來不少人也本着像筆者這樣的心態——順便運動一下的。這跟走在市區的熱鬧街道沒有多大分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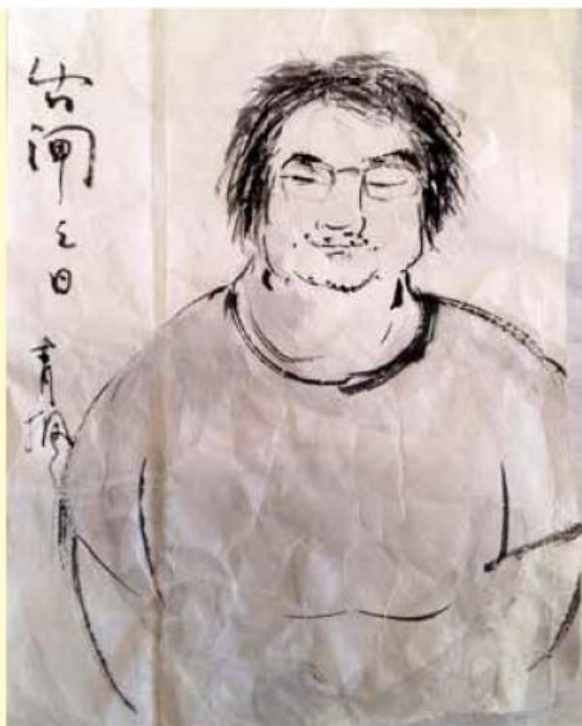
抬頭望向這維多利亞海港。往日，日以繼夜地都是大船小船在穿梭行走，那仿如海上街道的，可這些日子呢？就這天所見，無論朝東望還是往西邊看，整個海面「平靜如鏡」，連一隻小小木船也沒有，這就是疫情下的維港了。

此情此景，如果我說「令人心酸」，也不為過的，但願這些苦日子早點兒過去。

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，叫做「黎明前最黑暗！」此時此刻，但願是「最黑暗的日子」。天，快亮了！

出閘之日

一天，五萬、三萬人「中招」，政府呼籲大家盡量留在家，一些輕微「中招」者在家隔離，此外，為避免人流聚集，不少行業的店舖也關門落閘了，包括理髮店，又禁足又不理髮的，將來有機會「脫苦海」後，走到街上，人們是否也認不了自己？——沒有運動，在家祇是食與睡，胖多了，頭髮也像亂草一堆！照照鏡，——這是誰？連自己也不認識。





百·喻·經



69 效其祖先急速食喻

昔有一人，從北天竺至南天竺。住止既久，即聘其女共為夫婦。

時婦為夫造設飲食，夫得急吞，不避其熱。

婦時怪之，語其夫言：“此中無賊劫奪人者，有何急事，匆匆乃爾，不安徐食？”

夫答婦言：“有好密事，不得語汝。”

婦聞其言，謂有異法，殷勤問之。

良久乃答：“我祖父已來，法常速食。我今效之，是故疾耳。”

世間凡夫，亦復如是。不達正理，不知善惡，作諸邪行，不以為耻，而云我祖父已來作如是法，至死受行，終不捨離。如彼愚人，習其速食，以為好法。

【解說】

看完這則「喻」，很快地第一個出現的想法，就是有不少人對待「傳統」其實都是有同樣一個看法。所謂「前人教落」，前人留給我們的經驗，我們照辦煮碗地照着幹便行了。

就是這樣，所以世間上有不少保守、落後的現象出現，不思進取，不思改良改革，而美其名曰：「師父教落！」

這個「效其祖先急速食法」就是一則很好的譬喻。

70 嘗菴婆羅果喻

昔有一長者，遣人持錢至他國中買菴婆羅果而欲食之，而敕之言：“好甜美者，汝當買來。”

即便持錢往買其果。果主言“我此樹果，悉皆美好，無一惡者。汝嘗一果，足以知之。”

買果者言：“我今當一一嘗之，然後當取。若但嘗一，何以可知？”尋即取果，一一皆嘗。

持來歸家，長者見已，惡而不食，便一切都棄。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聞持戒施得大富樂，身常安隱，無有諸患。不肯信之，便作是言：“布施得福，我自得時然後可信。”目睹現世貴賤貧窮，皆是先業所獲果報，不知推一以求因果，方懷不信，須臾自經。一旦命終，財物喪失，如彼嘗果，一切都棄。

【解說】

先解釋一個詞語，所謂「菴婆羅果」，即是芒果。在本喻裡，這生果名稱沒所謂，本喻主要講的，是指出有些人「總是不肯相信別人」，又或者對事物的認識不從情理上去分析，硬要把要面對的事物都一一做過，這才肯相信「事實」。就好像本喻說的，人家給你嘗試吃一果以証實這些果子都是甜的，但你却還是不肯相信，「理直氣壯」似的說：「我怎麼知道其他的都是同樣的香甜？」結果把那要買的水果都咬了一口才肯相信。世間就有不少這樣的人。

71 為二婦故喪其兩目喻

昔有一人，聘取二婦。若近其一，為一所瞋。不能裁斷，便在二婦中間，正身仰卧。

值天大雨，屋舍淋漏，水土俱下，墮其眼中。以先有要，不敢起避，遂令二目俱失其明。

世間凡夫，亦復如是。親近邪友，習行非法，造作結業，墮三惡道，長處生死，喪智慧眼。如彼愚夫，為其二婦故，二眼俱失。

【解說】 此喻也像「百喻經」裡其他一些故事，都是借用一些「凡夫」做的愚蠢事去說明問題。

為什麼要拿那樣十分愚蠢的事情去說明問題呢？——正好以此告訴我們，不少問題其實都是很簡單、很容易理解的，但為何卻又這樣容易出事？我們不妨想想。

正如本喻的那丈夫弄致雙眼失明，他有兩妻，這「失明」是咎由自取。——很多無謂事都是「咎由自取」的，我們忽略了而已。本喻特別以眼睛作譬喻而又稱「智慧眼」，那是饒有深意。

72 唵米決口喻

昔有一人，至婦家舍，見其搗米，便往其所，偷米唵之。

婦來見夫，欲共其語，滿口中米，都不應和。羞其婦做，不肯棄之，是以不語。婦怪不語，以手摸看，謂其口腫，語其父言：“我夫始來，卒得口腫，都不能語。”

其父即便喚醫治之。時醫言曰：“此病最重，以刀決之，可得差耳！”即便以刀決破其口，米從中出，其事彰露。

世間之人，亦復如是。作諸惡行，犯於淨戒，覆藏其過，不肯發露，墮於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如彼愚人，以小羞故，不肯吐米，以刀決口，乃顯其過。

亦復如是。親近邪友，習行非法，造作結業，墮三惡道，長處生死，喪智慧眼。如彼愚夫，為其二婦故，二眼俱失。

【解說】 同樣是一則蠢到無可再蠢的事。這男子掬了一把米入口，怕被人發覺於是把口合得緊緊的。別人還以為他出事，用手術刀把他的口撬開，發覺原來他含着一把米。這故事十分誇張。本喻的最後也點出了問題所在——犯了錯，不肯承認，結果越陷越深，以致到後來不可收拾。它告訴我們，知道犯錯了，承認錯誤，及時把問題糾正過來不是更好嗎！

無道人之短
施人慎勿念

無說己之長
受施慎勿忘



「簡痴」陳焜旺

東漢大書法家崔瑗(有稱他為「草聖」)，寫了一篇「座右銘」，雖僅僅二百字左右，但內容洗練、精要，很有意思，特別是開始的四句，也常給後人引用以作人生座右銘。

這四句是——

無道人之短 無說己之長
施人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

好有意思呀！也因為我們經常都會犯上此等毛病，能好好地記下來，時加警惕，不是更好嗎？——既然是東漢大書家，則當年書寫的自然是竹簡。

一想到竹簡，又很自然地想起吾之大師兄——「簡痴」陳焜旺也。

遂立即電傳「旺叔」，請他大筆一揮，把這則座右銘寫下來。「旺叔」(他退休前是香港電視台的美術主管)竟然有這般驚人速度，不到一小時，我手機上出現他寫的這幅竹簡字，右邊是漢簡，左邊是楚簡。這「楚河漢界」同時出現，甚有意思。

稱為「簡」，是指竹簡或木簡，兩千多年前仍未有紙，人們在竹片或木板上刻寫文字，這便是「簡」。楚簡，指楚國，漢簡指東漢西漢。

問「簡痴」焜旺先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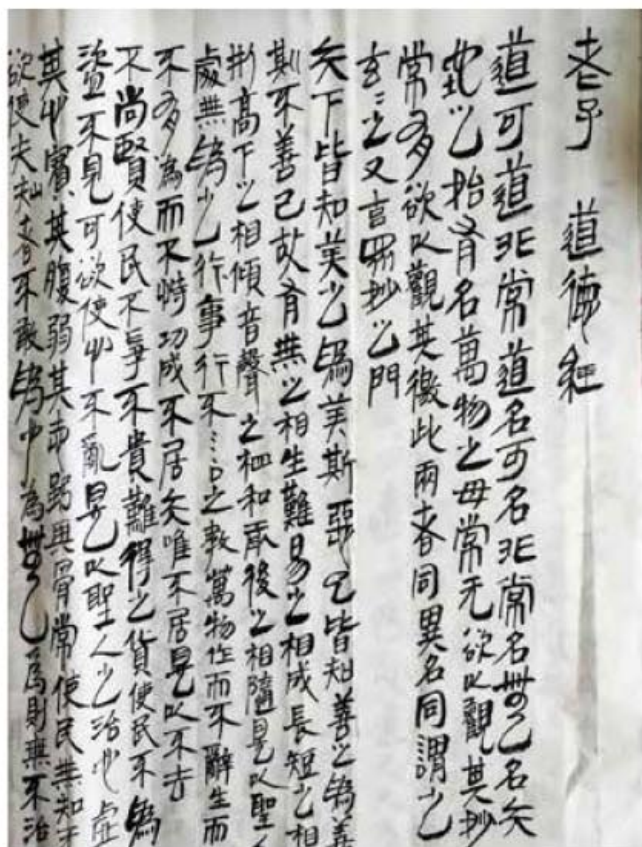
你何以這樣喜歡寫簡文字？

他說：「我喜歡簡文字的變化多端，它一個字往往可以有四、五十種寫法，很有趣很有意思。」

「旺叔」說：「楚國本身有八百年歷史，在春秋戰國時期寫的都是楚簡，從出土文物，我們可以看到楚簡的老子「道德經」。今天不少書體的寫法，都是從楚簡、漢簡中演變而來。」（老子是楚國人）

今天我看陳焜旺先生的簡文字，愈看愈有趣味的，也許因為他本身是一位甚有經驗的畫家，寫這些文字就好像寫畫一樣，帶有自己的個性。書法家的字而有個人風格已經殊不簡單，而這些還是以竹簡文字出之，那真如李白說的：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」

多謝「簡痴」賜教！



「帽翼」

如果有留心看宋朝「官裝」，會看到一些大官的「官帽」都有一對長長的「帽翼」。

官帽何以有這樣「不成比例」的長翼？原來有這樣的故事——

每朝開朝，皇上看到階下諸大臣不少在「交頭接耳」，這就好像我們廣東話說的「咬耳仔」。這種竊竊私語現象，既不能集中精神「聽朕訓話」，也同時會產生私下「斟世界」。

——可憐也！皇帝下令：從今以後官帽的帽翼要做得長長的，避免排排企之時還在「咬耳仔」。



虛雲禪語

(節錄)

· 方 興 ·

(原刊於一九八九年五月《內明》第二〇六期)

挺身護教

李根源掌滇省新軍兵柄，官至協統。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，遂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。虛雲爲了衛教，逕往軍中求見。

李厲聲曰：佛教何用？有何益處！

虛雲曰：聖人設教，總以濟世利民，語其初基，則爲善去惡。從古政教並行，政以齊民，教以化民。佛教救治人心，心爲萬物之本，本得其正，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。

李色稍霽曰：要這些泥塑木雕作麼！空費錢財。

虛雲曰：佛言法相，相以表法，不以表相。於法不張，令人起敬畏之心耳。人心若無敬畏，則無惡不作；無惡不作，則禍亂不止。即以世俗言，尼山塑聖，丁蘭刻木，中國各宗族祠堂，以及東西各國之銅像等，亦不過令人心有所皈而起其敬信之忱。

李略現悅容問：爲甚麼和尚不做好事，反做許多壞事，成爲國家廢物！

虛雲曰：僧人是一個羣體，不能有一二個不肖之僧，而棄全僧。正如不能因一二不肖秀才，而罵孔子一樣。今協統領兵，軍紀嚴明，也難免有一二不稱人意之兵。且佛法如大海，包羅萬象，僧秉佛化，護持三寶，潛移默化，其用彌張，非全廢物也。

李色喜，與師秉燭夜談。師曉之以因果分明與業網交織等道理。

李嘆曰：佛法深廣如此，我已殺僧毀寺，業重矣，將奈何？

虛雲曰：此一時社會風氣使然，非公之過，願今後極力保護，則功德莫大矣。

李大悅，請雲爲鷄足山總主持，乃引兵而去。

力挽狂瀾

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召開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，有些僧人竟然自毀佛法提出：

一、《梵網經》、《四分律》、《百丈清規》等律書，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，應該取消。

二、信教自由，僧娶尼嫁，飲酒食肉，都應自由，誰也管不着。

三、大領衣服，是漢人服裝，不是僧服，應當改革，不准穿。如誰要穿，就是保守封建制度的老頑固。

四、佛元，要將《法本內傳》說改爲《衆勝典記》說。

虛雲聽了這話，大光其火，竭力反對。如果任從這些人胡作非爲，勢必引起國際佛教徒懷疑，中國現在還有沒有佛教？況且政府召虛雲晉京共商佛教大事就是讓虛雲掌舵把關，豈能由他們亂來！虛雲不遺餘力的向有關領導陳述意見，多次找領導談話。最後政府贊同了虛雲的主張，向予會代表明確表示：「佛律祖規，不能改動，要予以保留」。一場爭論，至此暫告結束。這場爭論說明佛法之滅，是僧人自己滅的，政府不管你滅與不滅。通過這一事件證明，只要具有正知正見的僧伽團結起來，敢於鬥爭，敢於勝利，佛法是不會滅的。

戒是菩提本

學禪辦道的人，首要持戒，戒是無上菩提本。《楞嚴經》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：不持戒而修三昧者，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禪定現前，亦落外道。

從前罽賓國，有一毒龍時常出來爲害地方，有五百羅漢聚在一起，用禪定力去驅逐他，使出一切力量，未能將毒龍趕去。後來有一位僧人到此，對毒龍說：「賢者可以離開這裏了」。毒龍立即就遠走了。五百羅漢大爲震驚，問那位僧人用甚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了。他說：「我不以禪定力，直以謹慎於戒。守護輕戒，猶如重業。」五百羅漢的定力，不及一位持戒僧人的戒力，戒的功德可謂大矣哉！

有人說：六祖說「心平何勞持戒？」請問你的心平了沒有？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着你，你能不動欲心嗎？有人無端打罵你，你能不動瞋心嗎？對那些冤親憎愛，人我是非，你能夠不分別嗎？如果不能，就請你不要開大口說大話。

三心

修禪人要有三心，一信心，二長遠心，三無心。

一、信心：信我此心，本來是佛，與十方三世諸佛，本無有異。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，法法皆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

二、長遠心：於如來教法中，隨選一法，終生行之。參禪總是如此參去，念佛總是如此念去，持咒總是如此持去，學教總是從聞思修行去。一門深入，千軍萬馬拉不回頭。不論修何法門，都要以戒爲根本。果能如是行去，將來沒有不成功的。蕩山說：「若有人能行此法，三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。」永嘉說：「若將妄語誑衆生，永墮拔舌塵沙劫。」

三、無心：放下一切，如死人一般，終日隨衆起倒，不再起一點分別執着，成爲一個無心道人。行者如能依此三心修去，即能在十字街頭見親爺，得大安樂。

誠吃肉者

學佛不論修何法門，總以持戒爲本。若不持戒，縱有多智，皆爲魔事。楞嚴二十五門，各證圓通，故云：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。」自己選一門爲正行，餘者爲助行。須福慧雙修，單福則屬人天有漏，單慧則爲狂徒。修行不斷殺心，臨終非作土地即城隍。我見很多的人，吃素半世，學密宗即吃肉，實可悲痛，完全與慈悲違背。孟子尚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何況爲佛子也。取他性命，悅己心意，貪一時之口福，造無邊之罪惡，何取何捨，何輕何重！每見出家釋子吃肉的也不少，望其回頭是岸。

宗門獨勝

宗門一法，是世尊拈花示衆，一代一代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。阿難尊者給佛當侍者二十餘年，由於追求多聞強記，未能證果，佛滅度後，諸大聲聞衆，不准其參加集會。迦葉尊者說：「你未得如來心印，請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阿難當下大悟。迦葉乃將如來心印付之，是爲西天第二祖。歷代相承至馬鳴、龍樹後，北齊慧文禪師，讀《中觀論》，發明心地，乃有天台宗。後來天台衰落，至韶國師，由高麗請回天台著作，再行興起。

達摩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，傳來東土，是爲第一祖，自此傳至五祖，大開心燈。六祖下開悟者四十三人。再由行思、懷讓、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，正法大興，國王大臣，莫不尊敬。是以如來說法雖多，而以宗門獨勝。如念佛一法，亦由馬鳴、龍樹之所宏揚。遠公之後，永昭延壽禪師爲蓮宗六祖，以後淨土多被宗門下的人兼宏。密宗經一行法師發揚以後，傳入日本，我國即無相承之人。慈恩宗是玄奘、窺基法師興起，不久亦絕。千古佛教，唯以宗門源遠流長，天神皈依，龍虎歸降。歷朝佛教，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爲之撐架子。出家兒，如果忽視這一實事，那是忘本。

參禪三忌

學禪有三忌，學人不可不知：

一、忌除妄想：有人想除妄想，除了又除，越除越多，終日煩煩惱惱。有的要和妄想拼命，憤憤然提拳鼓氣，挺胸睜眼，像煞有介事，要與妄想決一死戰，那知卻拼不了，倒弄得吐血發狂，神精錯亂。

二、忌求開悟。須知求開悟，想成佛，都是個大妄想，砂非飯本，求到驢年也絕對不得悟。

三、忌得禪悅，有人碰到一兩枝靜香，便生歡喜，那知這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，偶然碰着。功夫沒有實在，被就歡喜魔降伏了。有人求靜中得到輕安，動後一切化歸烏有，因此總想避動求寂。此人在不知不覺中，早已做了動靜兩個魔王的眷屬。

對治四種境界

參禪的結果，出不了四種境界：

一、路頭還沒有搞清，話頭也看不上，糊糊塗塗，隨衆打盹，不是妄想紛飛，就是昏沉搖擺。對治辦法：要認真看「念佛是誰」的誰字。看到妄想昏沉少，「誰」字歷歷分明時，一念不起，即是無生。看到無生，是真話頭。

二、話頭雖看得上，但死死握着一片敲門的瓦子，念着「念佛是誰」這個話頭，成了念話頭。對治辦法：把「誰」字牢牢地安立在念未起處，不要老是在話尾處打轉轉。

三、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，即一念起時，驀直看到無念心相，逐漸過了寂靜，粗相既息，得到輕安。現起種種幻境，着即成魔，執即是病。對治辦法：任何幻境現前，只要照顧本參話頭，一念不生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。概不理採，幻境自息。

四、理路明白，用功恰當，走上了正道。妄想若歇，身心自在，也未出現幻境。唯須注意枯木巖前岔路多。有人在此停滯不前了，有人得了點慧解，作詩作文，自以爲是。對治辦法：要參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。」由「一」向極處邁進。直至「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」再「撒手縱橫行」。

修與外修

修行要內外加修，方有其效。

內修，即是單單提起「念佛是誰」的一句話頭，或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不起貪瞋痴種種惡念，使

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

外修即是戒殺放生，轉十惡為十善。不要一天到晚追逐五欲造無邊惡業。須知佛種從緣起。惡業造得多，墮地獄是必定的。善業培植得多，為成就佛果，增長順緣，功得不可思議。

見性

若論諸佛的法性身，則離四句，絕百非，本無言說相，何有開口處。如世尊掩室，文殊揮劍，淨名杜口，丹霞火燒，趙州不喜聞，德山唱，雲門捧等，皆是此身的注解。

教下慣用於文字表達，宗門則直捷示人，截斷葛藤。故六祖答智通問：「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」宗門貴在見性，不重禪定解脫。見性之人，自解作活計，翻轉本體作工夫。終日使得十二時辰，是為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善能調熟，不離當生，即證聖果。六祖云：

「終身不退者，定證聖位。」永嘉云：「證實相，無人法，剎那滅卻阿鼻業。」是以宗門祖師證與佛齊人法空，能所寂。終日吃飯，不曾咬着一粒米；終日穿衣，不曾沾得一縷紗。凡所施設，一切事務，皆是「修習空花萬行，宴坐水月道場，降伏鏡裏魔軍，大作夢中佛事」。

修持

六祖惠能之所以大受歡迎，主因是他在當時——乃至現代吧，對佛理佛法都有「與別不同」的新見解。所謂「與別不同」，可不是什麼標奇立異，而是指他對一些人們「習以為常」的陋習，予以一個正確的「新」的說法，讓人們多一點思考。譬如他在《壇經》裡說的這句——

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；一具臭骨頭，何謂立功課？

此語表面上好像在「罵人」，其實他以這樣的語調針對地說明一個問題：所謂坐禪，不是枯坐，而且它本身也祇是一個方法手段而已，重要的是你真正去明心見性。

惠能大師說了一句：「心平何須持戒？」

——好了，有些人以為「執到寶」：「大師都話唔使持戒啦！」是不是這樣？

沒錯呀，——心平何須持戒！但你「心平」了嗎？

清淨心

《大智度論》裡說——

「布施時六根清淨，善欲心生，故內心清淨。」

布施，有三種：無畏施、法施及財施。一般世俗講「布施」，都會集中地去想錢財布施問題。雖然這想法未足夠，但卻還是好事呀！但無論我們做的是哪一性質的布施，有一點却是最根本的重要，就是《大智度論》裡說的「布施時六根清淨」。

六根是什麼呢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是視根、耳是聽根、鼻是嗅根、舌是味根、身是觸根、意是我們的思慮。如果這六根不淨，則如何能把事情做好？所謂「無私」，實際上就因為我們都心清淨了，把貪、瞋、痴的煩惱都去除了，這樣的「布施心」就是「清淨心」。

多 與 少

我們常說的一句話——日子有功！

這是說做任何事情不要看輕它的微少，慢慢地，它會「聚沙成塔」，這就是日子有功。

類似的話說其實是很多的，相信我們平日也在不經意地，不知不覺間實行起來。

在佛經裡當然也有不少類似的教導。我們且來看看《法句經》裡這句話——

「莫輕小善，以為無福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起。」

這除了讓我們認識到「日子有功」之外，重要一點，是強調了做好事不必太重視大與小或多與少。小事也是好事，亦不必強調積少成多。如果「積少」是為了可以「成多」，這其實也是一個「貪」字。

快樂之源

「三八婦女節」那天，朋友傳來一則流傳的短信，有趣，有意思。筆者在這裡轉載給大家看，一樂也！——

媽媽最早出門，在白板上寫了：

家務人人做！

女兒小妹妹看到白板上的字，拿筆多橫一橫，就變成：

家務大人做！

爸爸最後出門，也拿筆再劃一橫，就變成：

家務夫人做！

爸爸想了想，不好意思，就加多幾劃，寫道：

家務美人做！

媽媽回家後，窩心地做家務了！

祝，婦女節快樂！……

姑妄聽之

看「衣鉢傳承」故事，我們會看到一則達摩傳衣鉢給神光，神光便被稱為「禪宗」二祖。其中寫菩提達摩如何「睇中」慧可(神光)的？那一則「立雪斷臂」看來足夠震撼。說慧可為了表達自己跟隨達摩的決心，不但三日三夜站立在洞前，即使大雪紛飛，也毫不退縮，為了決心，斬下自己一手臂給達摩了。

這樣的「決志」故事，有沒有根據？

我是不相信的，怎麼會斬下自己一隻手臂獻上以作決志？會有這樣的「呆」嗎？廣東俗語有一句詞語，叫做「戇居」，大抵就是指這類呆與傻之相了。

這真是「大話西遊」的，姑妄聽之。如果說(另有一版本確是如是說)——慧可在未見達摩前，已被強盜因行劫而將他斷臂。這樣說還是合乎情理的。

假如因為已見到慧可斷了臂而硬將「自行斷臂以決志」的故事放在他身上，那就視為「講故事」好了。

兩忘烟水裡

· 陳青楓 ·

自魏晉南北朝到現在，甚至可以說從整個中國文藝發展史來看，「有我」、「無我」都是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，沒有斷然的「河水不犯井水」。能夠表現得好的，都是把「有我」與「無我」兩忘烟水裏，特別是在文人畫的創作上更是如此。

「兩忘烟水裏」，是忘我之境，眼前景

物，或者映現在你腦子裏的景物，都「忘」了，一如你同時忘了筆，忘了墨，這是氣韻生動的至高之境。我們且來看清朝張庚《圖畫精意識》論氣韻：

氣韻有發於墨者，有發於筆者，有發於意者，有發於無意者。發於無意者為上，發於意者次之，發於筆者又次之，發於墨者下矣。何





謂發於墨者？既就輪廓，以墨點染渲暈而成是也。何謂發於筆者？乾筆皴擦，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。何謂發於意者？走筆運墨，我欲如是便得如是；若疏密多寡，濃淡乾潤，各得其當是也。何謂發於無意者？當其凝神注想，流盼運腕，不意如是，而忽然如是是也。……蓋天機之勃露，然惟靜者能先知之。

這則「畫論」，簡潔明晰，搔到癢處，特別是對於我等寫畫的，在實踐中所遇到的情形，的確一如張庚先生所述。當我「為寫畫而寫畫」的時候，情況便來了，用墨用筆作渲染勾勒，充其量祇是製造出一張似「畫」的畫，是徒具軀殼，欠缺靈魂的，何來氣韻生動？我想，寫畫而成為「畫匠」者，充其量也僅是到了這個層次，即使「匠氣十足」，亦畫匠一名而已。

能夠更上一層樓，在一個較高層面上游走的，必然是像張庚所言的「第三層次」——『發於意，「走筆運墨」，我欲如是而得如是；若疏密多寡，濃淡乾潤，各得其當是也。』能如此，則儘管仍是「畫匠」境地，卻已經開始有

「忘我之境」了，忘了筆，忘了墨，忘了法。筆者曾請朋友刻了一枚閒章：

「法隨意起，意由心生」，若能做到這一點，作品便會氣韻生動。

最高層次的——發於無意，是真真正正的「兩忘烟水裏」。張庚言：「何謂發於無意者？當其凝神注想，流盼運腕，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。」表面看來，是「撞彩」、「碰運氣」，是無意，一點由不得人？我看不然，佛教裏六祖惠能這南宗的「頓悟」，亦不是「忽然的有所悟」，他的「悟」，表面上是「忽然」而來的「頓」，一如「恍然大悟」，但，「頓」也好，「恍然」也好，其實是有一個「漸」的基礎的，沒有這個「漸悟」的潛在因素，無論怎樣也「頓」不起來。我們看到或聽到「平地一聲雷」，表面上是無蹤無跡，「忽然」而來，實際上在我們看不到的背後都有一個過程。

因此，所謂發於「無意」，「無意」也不是無中生有，這「無意」便像「旱天雷」那樣背後有一個過程。有一點卻令我有所啟悟——

能「不意如是，而忽然如是」者，就有如「失驚無神」的一下「驚雷」，驟然而至，遂令你留下深刻印象。「氣韻」之所以生動，亦屬如此。

文人畫裡的山水畫，物我兩忘之境是非常重要的，其重要程度相等於文人畫的創作靈魂吧？

莊子的「庖丁解牛」，道出物我兩忘之境，不也正是文人畫的「寫畫之道」嗎？庖丁釋刀對惠王曰：「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進乎技矣。（意謂：我所喜歡的乃是道，不僅是手藝！）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，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（筆者以為：寫畫之道亦如此，起始是按物象輪廓形態而寫，是看物寫物，純熟之後，那就不必「搬物過紙」，而是用自己的心意去理解物象！亦相等於「未見全牛」也！）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，依乎天理……」（意謂：到了現在，我殺牛只是以神理去感悟，不用看了，用心神順著牛本身的自然結構去解之便可。）在這種境界裡，對寫畫的技巧運用就不必理會，凝神於畫紙上，用自己的心神去揮灑筆墨，哪管你「狼毫」、「羊毫」還是「兼毫」？拿起毛筆便按自己心意隨心所欲地書寫。

近代畫家石壺（陳子莊）論畫，也有類似的道理：

欲達物我兩忘境界，則須加深個人修養，使自己之精神與天地萬物一體。要能與天地萬物一體，才能解放自己；解放自己，才能解放作品。別人看了作品才能解放別人。是解放別人還是增加別人精神上的桎梏？解放別人，即是能發揮別人的創造性，作品的感染力才大，才深。……到了對筆墨、墨量視而不見，無執於大小、

高低、濃淡、肥瘦、粗細、明暗，即佛家所謂『無差別心』，即是最高境界了。筆墨、墨量是物質的量，是追求精神的量。

石壺這則畫論，可以說是把莊子「庖丁解牛」的看法引伸到寫畫理論上來，也正是說到文人畫創作的精神本質去。這分析，讓我們清楚明白物我兩忘之境。（無論是莊子的「庖丁解牛」，還是石壺這畫論，都讓我們歸納到《金剛經》裡這名句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！」兩忘烟水裡，不就是「無所住」嗎！）





「疒」何解

疒，是部首，其本身也有獨立的音與獨立的意思。疒·音「納」，意思是倚卧，也是病了的意思，因身體不適才倚卧起來。再說，疒，也可以直接解釋為病。

很多與病痛有關的都用這個部首，可見人體自身真是「百病叢生」。今天讓世人大困擾的瘟疫，不也是「疒」字部首嗎？

「疾病」兩字，我們在說話行文之時也是經常連用的，原來兩者亦有關連，它首先是共通之詞，所謂「諱疾忌醫」，亦即是生病而不看醫生也；疾病也可以分開來說，——小病輕病是疾，大病重病才稱為病。

看字，也可以聯想到它的實質，有些病是來得急的，所以用這個「疾」字。——矢，是箭。疾，是指來得急的病。

有時候，我們也會直接地用這個「疾」字來形容快速，譬如說「疾風」，這就與病無任何關連，祇是形容其快如射箭而已。

有疒則痴

我們的蓮花大殿，有一副對聯也嵌寫這個「疒」字，而且甚有意思。那聯語曰——「有疒則痴無疒則知……」

一個知字加上「疒」部首，則成為「痴」字。痴，亦即是癡，此字我們都曉得一些詞語，如「痴呆」、「痴愚」；在佛家來說，痴，即是無明。如果能夠除去這「疒」字部首，則是一個知字。知，知識也，聰明也。

蓮花大殿裡這既是對聯，則有對稱的寫法。

「有心則怪無心則圣」

同樣地，有趣之外還很有意思。「圣」，除了是「聖」字的簡寫外，它本身就是聖字的草寫，至於心字則可變作部首，那麼我們看起來，這一句真教你會心微笑！特別是「無心」兩字，在佛系裡是甚有意思的，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了。